

·世相扫描·

网购结婚证



□丫丫

春节期间,上海一名“90后”女生欲探望外轮船员男友,竟自作聪明网购了一张结婚证书,以图获得登轮资格,结果被边检民警识破,民警对她做出了禁办登轮证的相关处罚后,建议两人在陆上过新年。(2月9日《解放日报》)

思郎情切,急中生智,虽造假而可爱。即使民警无法识破,让女子“阴谋得逞”,也无伤大雅。然而,这则新闻的看点,终究不在男女情浓上,而在于结婚证也可网购上。

倘若出于游戏心态,或者恶搞手法,弄出个由月老盖章的“结婚证”之类的东西,让人一笑对之,倒也无妨。像网上一些专售学生的“泡妞许可证”、“处男证”、“超级帅哥证”等等,令人啼笑皆非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如果那些正儿八经、需经权威机构认定的结婚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警官证也在网上购得,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,那已经涉嫌违法了。

·鹤城锐评·

非洲客带来一个大课题

□李鹏

一位非洲客人用生硬的汉语说:“这次在鹤壁我们大饱了眼福,同时也饱了口福。鹤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,鹤壁民俗文化丰富多彩,非常有趣,我们会推荐更多的朋友到中国,到鹤壁来领略一下中原民俗文化。”(见2月9日本报4版《老外鹤壁旅游 爱上民俗文化》)

来自埃塞俄比亚,在华南理工大学进修培训的一批非洲朋友组团逛大伾山古庙会,行礼作揖,吹泥咕咕,不亦乐乎。这正应了这样一句

话:越是民族的,就越是世界的;越是传统的,就越是现代的。

自古以来,大伾山古庙会吸引八方客,绝非浪得虚名。但国外游客组团畅游,恐怕还只是个开始。而且这些非洲朋友还表示,“会推荐更多的朋友到中国”,这对古庙会这块民俗文化瑰宝的发扬光大,乃至鹤壁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呢?喜出望外之余,我们应该审慎——我们这些“地主”准备好了吗?

诚然文化本身无需人为的对接,但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对接的艺术,离

不开让人更广更深层面认同的技巧。试举一例:在19世纪,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《圣经》翻译了。围绕《圣经》中翻译方法,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。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,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;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(白话《圣经》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):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,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?(《浙江大学学报·人文社会科学版》2010年第2期)

传教士们关心的是,当他们传播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时候,别人究竟能够接受多少。反观我们的民俗文化品牌推介,是否找准了我们的文化特质与其他地域、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?从这些地方入手,又如何使“老外”在触摸我们民俗文化的过程中,实现障碍最小化?凡此种种,恐怕都需要深入做好功课,跨越仅仅让人感觉“好玩”的层面,充分展露我们民俗文化的精髓。唯有此,我们与外部世界才能实现更深入的沟通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这,无疑是一个大的课题。

·世相深看·

“官二代”的压岁钱并非简单心理问题

□金海燕

7日,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咨询中心接待了一对父子,孩子在大年初二收的一个红包让这位父亲纠结了好几天。“客人当着我的面把红包给了孩子,明明是厚厚一沓,但是客人走了之后,孩子偏说:‘压岁钱是给我的,我就不拿出来,要拿也只有两百元。’”因此,他只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,孩子终于承认收下的红包是两千元。(2月9日《长江日报》)

虽说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,这个孩子终于承认了红包里装的是两千元而不是两百元,并且也明白了这压岁钱并不是“给我的”,而是

给他爸爸的“变相送礼”,因此也就拿出来让当官员的爸爸“尽快把礼还了”,免得爸爸今后落入权钱交易的陷阱。

看来这对“官一代”与“官二代”,在压岁钱红包问题上的矛盾得到了圆满解决。然而,这仅仅是一个“官二代”的心理问题吗?恐怕不是。如果它仅仅是某个“官二代”的心理问题,或“官二代”们的心理问题,依靠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,自然可以得到圆满解决。但是,如果视为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,投射在“官二代”心理上,那就不是靠心理咨询师能解决的了。

记得数年前,安徽阜阳一位市长在法院审查他的财产时就曾说

过,他七岁的外孙每年可以收到压岁钱7万多元,应当计入他的合法收入;这当然不可能被法院采信,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利用压岁钱的明目搞腐败,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

尽管每年春节前,有关部门都会发出红头文件,规定节日期间N个“不准”,但我没有看到节后有哪里查出了违反N个“不准”的消息。然而,据已经查出的腐败案件里,利用节日行贿受贿,仍然是腐败的一个主要节点。

春节给“官二代”一包“压岁钱”,似乎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,即使这位“很清楚家人给孩子送红包是变相送礼”的官员,面对“日后

很可能因此涉及权钱交易”的压岁钱,也无法严词拒绝这个“厚厚一沓”的红包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“名正言顺”的渠道,“官二代”也就有了“压岁钱是给我的”的心理意识,才有了害怕红包成为陷阱的“官二代”之间的矛盾。至于像安徽阜阳那位市长那样,把给孙子的压岁钱当作“合法收入”的“官一代”,与“压岁钱是给我的”的“官二代”,自然不会发生矛盾,倒是能和谐相处了。

“官二代”的压岁钱问题,看来并非简单的父子关系纠结,更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反映,牵动着公众的神经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妍文 著

小鸡一天天长,叫声一天比一天响亮,天不明几百只小鸡乱叫,几乎要把屋顶掀起来。小鸡也要呼吸,发出的气味,拉屎的骚气味一进屋呛得人倒气。

隔墙住的犏牛,不愿意听到韩世诚一家人的声音,原来他住在西屋,韩世诚的母亲住在堂屋。老人去世了,他挪到了北屋。以前在生产队时,靠挣工分吃饭,打钟必须起床。现在,土地承包了,没人打钟了,他自由了,喜欢睡懒觉,不等太阳出来晒屁股是不离开被窝的。起来时披上衣裳叼着烟,吸过瘾,然后兜着裤子,拖着鞋到厕所,吸足吸够,新的一天从厕所开始。

堂屋分开之前,中间三间没隔墙。犏牛要的是西边两间,只好把西边的一间用土坯垫沙土泥打道山墙。天长地久泥皮脱落,墙缝透气,那边的动静,这边听得一清二楚;这边烹个葱花,用的啥油,那边就能闻出来。

人都有新奇感,尤其是小动物的鸣叫声,犏牛一开始很乐意听,清早起来,一面吸烟,一面随着鸡叫声有节奏地点着脑袋,细品着烟的滋味。慢慢听腻了,鸡叫声也大了,更不能使他接受的是天明就把他吵醒了。开始是长

叹几口气,用被子蒙住头,耳不听,心不烦。时间一长,他披着衣裳蹲在枣树下的捶布石上气愤地说:“这还叫人过不叫了?您图发财当万元户,人家图个啥?”

中午,犏牛从地里回来,皱着眉头,没进屋先长出一口气。他妻子连忙给他捞一大碗面条,还倒些小磨香油端给他。犏牛接住碗,抬起头,瞪着眼,看着墙吼起来:“这还叫人过不叫了?”一咬牙端着碗朝墙上摔去了。这边面条四溅,那边小鸡吓得乱叫。他掀开柜找着存款折,装兜里,牵着驴,套上车走了。

等他回来时,车上放台录音机,扩音器,大喇叭。他把驴往枣树一拴,掂个棍往驴屁股上捶,捶得驴围着枣树“根呱—根呱”叫个不停。犏牛笑了,他把驴叫声都录下来了,放了一遍听了听,自言自语地说:“中,中,要的就是这。”他把扩音器、录音机放正门口的桌上,喇叭吊在房檐上,冲着堂屋正门口。

到了夜静星稀的深夜,喇叭开了,那惊天动地、震耳欲聋的驴叫声,把整个槐树庄的人都吵醒了,驴叫声把屋内的小鸡吓得不轻,小鸡叫得撕心裂肺,脑袋直往墙上撞。

犏牛坐在扩音器旁,叼着烟,翘二郎腿洋洋得意,自言自语地说:“要不过,都甬过,谁怕谁?不是在生产队的时候,不干活不划给工分,不给谁口粮。哼,我长这么大,还没怕过谁呢,今天让驴叫喊,明天我还叫恶老雕叫喊,我看是鸡叫喊厉害,还是驴叫喊厉害?是鸡叫喊厉害,还是恶老雕厉害!”

这种驴叫声要多难听有多难听,要多心烦有多心烦。人们只好背后骂娘,恨他咋不把陈保国杀了,下煤窑砸死。议论也罢,骂娘也罢,恨他也要,这种驴叫声一直叫到犏牛睡熟了才结束。第二天夜里照样驴叫喊。犏牛把桌子,椅子搬到枣树下边,炒了盘鸡蛋,炒了盘南瓜片,放瓶白酒,一边听驴叫喊,一边喝着酒,一边说着话:“有钱能

买鬼推磨,有本事到外边当个大官,当个大经理,在家喂几只鸡,当‘鸡头’能算本事?”

满囤妈出来拍着腿气愤地说:“我的老天爷哎,你甬叫它叫了行不行?这是过时光,还是听驴叫喊呢?”

“你知道啥,我几百块钱买套这,不就是叫它叫喊?我今天叫它叫,明天叫它叫,后天叫它叫,一直让它叫下去。谁怕谁?”犏牛说得嘴干了,端起酒瓶,喝一口,还得意地哼起了《七品芝麻官》。

小满囤把他妈拉到屋里,耳语后,驴叫声也没了,屋里灯也灭了。端着酒到嘴边又停下来的犏牛厉害起来:“啊,没电了?不,咋烧了。”他到屋里一会儿,驴叫声又响起来了。

墙那边的韩振淇早取好了措施,梯子放在墙根,粪钩也准备好了,只要他爹一露头,一粪钩上去喇叭就拽下来了。韩世诚说:“他是个人?恁近的门,去跟他打架呢?人家笑话不笑话?喇叭在人家房上,你给人家钩下来,打官司你也不占理。”他缓了口气,“他已经提出来,鸡不能再在堂屋喂养了,得赶紧想个办法,挪出去。”他又向妻子说,“明天,你去找找三叔,给世信说一下也行。”

夜深深,辰星已爬得高高的,村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,只有犏牛的“驴子咏叹调”还在唱个不停。村里人都说,一头“牛”再配上一头“驴”,俩牲口搭帮祸害人呀!

二十一

石头娘来到韩世信家,小昌妈正在洗衣服,她看大嫂走来,连忙站起来拉个凳子说:“大嫂,坐吧,吃饭了没有?”

“饭做熟了,这几天我一直忙,说来你家也没顾上。”

小昌妈没等她说完就问:“晶晶来信了没有?”

“来不来吧,有陈老二,这家亲戚

都难成。”

“咋,离她咱都找不着媳妇,抱不了孙子了?石头长得英俊,又是在正路走的,就他一家养活个闺女?”

“成不成都是小事,从小看着她长大的,一直当成咱家一口人,这会儿,哎!”她撩起衣襟擦起泪来。

韩玉山从外边走进来,站住干咳了几下说:“长痛不如短痛。陈家是商品粮户,我老天哎,要是当个县长,闺女都得嫁到天外!这人眼都恁薄。”

小昌妈从铁丝上摘下毛巾擦着手说:“大嫂,你是找您兄弟哪,还是找您三叔哪?我去给您三叔盛饭。”说着她给三爷盛好饭,送到手里说:“爹,也没炒菜,咸白萝卜丝,将就一顿吧。”

“你瞧,三叔。”石头娘扭头向三爷说,“石头从鹤壁回来想喂养鸡,喂喂吧,有点事干,就不想恁多了。犏牛,也不知咋得罪他了,按个大喇叭,驴叫喊得没人理,我来给您说说。”

三爷说:“他嫂,你回去吧,我吃过饭就去。我不信由他了。”他端着碗往老槐树下走了。

石头娘要回去,小昌妈要送,到了门口小昌妈又劝着说:“大嫂,把心放得宽些,人一辈子时间长呢,陈老二赖婚,坏良心,看他姐能好啥样?”

“他婶,咱也不盼孩子有个啥好歹,咱孩儿也不争气,要是考上大学,跟晶晶上学走了,也不会有这一场。还是那句话,陈老二就是给他姐找个当官的,咱也不嫉妒……”

常言说,红闺女一台戏,俩妇女能唱“二人转”,三爷一碗饭吃完了,又来盛第二碗饭。

三爷走到锅台跟儿揭开锅,掂勺一舀,几个鸡蛋漂在上面,老人愣了一下,把碗放下气愤地说:“小昌妈,这锅里煮的是啥?”

小昌妈不顾说话了,急忙走过去说:“是啥,是啥,是我给孩儿煮的鸡蛋!谁不叫你舀了?”

老人气得嘟嘴:“我不是争嘴吃,总得有句话吧!你让你小儿吃呢,

为了啥?你男人也是打小时候过来的,我养儿女为了啥?”

“我给孩儿煮俩鸡蛋,也不是我吃独食了,就是你儿来了也是这……”嘟嘟囔囔没个完,仿佛她多委屈。

三奶在南屋听到了,拄着拐棍出来说:“你个没材料老头,你啥没吃过,跟孩儿争嘴吃呢,越活越不懂道理……”三奶口头上是批评三爷,实际为三爷鸣不平。

小昌妈仍在不依不饶为自己辩解着。

太阳爬到了树梢上,犏牛从厕所出来又拧开喇叭,当“根呱—根呱”一声接一声叫得正欢时,听到有人叫门,他把喇叭声拧到最低,出来门问:“谁呀?”一听是三爷,“我当谁呀,有事?”

三爷说:“犏牛,架那大喇叭,是给咱满囤娶媳妇呢?还是给你爹娘办周年呢?”

“我啥也不办,图个高兴。”

三爷脱下鞋就朝犏牛头上扣:“你小孩,疯你了!”

犏牛只好捂着头躲,不敢还手,一面说:“三叔,你甬急。他上一辈欺负我,下一辈还想……”

三爷喘着粗气,掂着鞋又朝他扣去:“你搬屁股亲嘴,不知道香臭个东西!你不说欺负你,大家还不知道你没半点本事呢?我都替你脸红!”

满囤妈从屋里跑出来,上前拦住三爷说:“三叔,你到俺屋里听听,吵得像个家不像,屋里臭得人都站不住。我叫满囤给钩下来。三叔,你别生气了。”

(19)

水宜生

宜/生/文/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: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:3338633 13323926333